

文明的果實

托爾斯泰戲劇集

李健吾譯



平明出版社

托爾斯泰戲劇集三

文 明 的 果 實

李 健 吾 譯



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

• 1950 •

新譯文叢刊
托爾斯泰戲劇集
文 明 的 果 實

著 者	俄·托爾斯泰
譯 者	李 健 吾
發 行 者	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定 基 價 本	九 元 五 角

版 權 所 有 · 不 准 翻 印

一 九 〇 五 年 六 月

(滬 初 版 〇〇〇 冊)

文明的果實

人物

列奧尼德·費道芮奇·日外日丁柴夫 騎衛隊的一位退休副官。在各省有六萬多畝土地。一位看上去活潑、柔和、可親的六十歲的紳士。相信關亡術，喜歡用他奇奇怪怪的故事叫人吃驚。

安娜·派芙勞夫娜·日外日丁柴娃 列奧尼德的太太。矮胖；做出年輕的樣子；完全倒在生活習俗之中。厭惡她丈夫，盲目地相信她的醫生。一來就發脾氣。

外塔 他們的女兒。一個二十歲的年輕女人，浮華，學男人，戴一副夾鼻眼鏡，風騷，惹笑。說起話來很快，很清楚，嘴唇閉緊的樣子不像一個俄國人。

瓦西里·列奧尼狄奇·日外日丁柴夫 他們的兒子，二十五歲，研究過法律，但是並無一定的職業。自行車俱樂部，騎師俱樂部和獵狗育養促進會的會員。健康很好，有一種牢不可拔的自信心。說起話來聲音高，急遽。一時十分嚴肅——簡

直愾怒的樣子，一時快活得狂喊大笑。綽號是渥渥。

阿列克塞·夫拉狄米羅維奇·克盧高斯外提勞夫，一位五十左右的教授和科學家，姿態安詳，愉快地鎮靜，語言也配合着安詳，從容諧和。喜歡談話。對意見不同的人們，稍稍顯出看不起。吸煙吸得厲害。瘦，活動。

醫生，四十歲左右。健康，肥胖，臉發紅，聲音高，人粗，嘴唇上時時流露一種自滿的微笑。

瑪麗亞·孔斯談提勞夫娜，一位二十歲姑娘，音樂學院的學生，音樂教員。穿着有縫子的衣服，時髦到了極點。諂媚，一來就窘。

彼特芮實切夫，二十八歲左右；新近得到語言學學位，正在尋找一個位置。和瓦西里·列奧尼狄奇相同，是那些俱樂部、舞會的會員，同時又是棉布舞會的會員。禿頭，語言和行動都快，很有禮貌。

男爵夫人，一位五十歲左右的貌似莊嚴的女人，行動慢，說起話來有一種單調的

聲調。

王妃 一位社交女子，一位客人。

她的女兒 一位矯情的年輕社交女子，一位客人。

伯爵夫人 一位老太太，假頭髮，假牙齒。艱於行動。

格羅斯曼 一位猶太型的男子，皮色發黑，神經緊張，活潑。說起話來聲音很高。

胖太太 瑪麗亞·瓦西列夫娜·陶耳布希娜。一位很有身份的和氣的闊太太，和

過去現在的名人都熟識。極其粗壯。說話匆忙，要人人聽見她的聲音。吸煙。

克林今男爵 綽號考考。彼得堡大學的畢業生，在大使館做事，一位出入內府的紳

士。舉止完全正確，因而心境和平，安詳快活。

兩位不作聲的貴婦人。

謝爾皆·伊萬尼奇·薩哈陶夫 五十歲左右，一位前任次長，一位高雅的紳士，具

有寬泛的歐洲知識，無牽無慮，對一切感到興趣。他的表情是尊嚴的，有時候甚

至於是嚴厲的。

費奧遣爾·伊萬尼奇 日外日丁柴夫的親身隨從，六十歲左右。受過相當教育，喜歡探聽消息。太愛使用他的夾鼻眼鏡和他的手帕，很慢很慢地攤開他的手帕。對政治有興趣。和氣，敏感。

格芮高芮 一個跟班，二十八歲左右，漂亮，浪費，妬忌，而且傲慢。

雅考夫 送酒菜的，四十歲左右。一個忙碌和善的人，一百二十分關切他鄉間的家庭。

西蒙 他的幫手。二十歲左右，一個健康，活潑的莊稼孩子，好看，還沒有鬍鬚；安靜，微笑。

車夫 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花花公子。有鬍無鬚。粗野，有決心。

一個歇掉的男廚子 四十五歲左右。頭髮蓬亂，不刮臉，浮腫，發黃，打褶皺。穿着破爛的夏季大衣和醜醜的褲子。說起話來聲音發沙，急遽地扔出要說的話。

下人們的女廚子 一個嘮嘮叨叨的不稱心的三十歲女人。

看門的 一個退伍的兵。

塔妮雅 塔傑雅娜·瑪爾考夫娜。使女，十九歲，能幹，強壯，快活，心情變動迅速。有時侯，受了大刺激，她高興得喊叫起來。

第一個莊稼人 六十歲左右。他是村長，以爲自己懂得對付紳士，喜歡聽自己講話。

第二個莊稼人 西蒙的父親。四十五歲左右，家長，不大說話，粗魯，真實。

第三個莊稼人 七十歲左右。穿着樹皮編的鞋。神經緊張，煩躁，匆忙，爲了掩飾他的

窘急，就拚命說話。

第一個跟班 伺候伯爵夫人。一個老頭子，老模老樣，爲他的地位驕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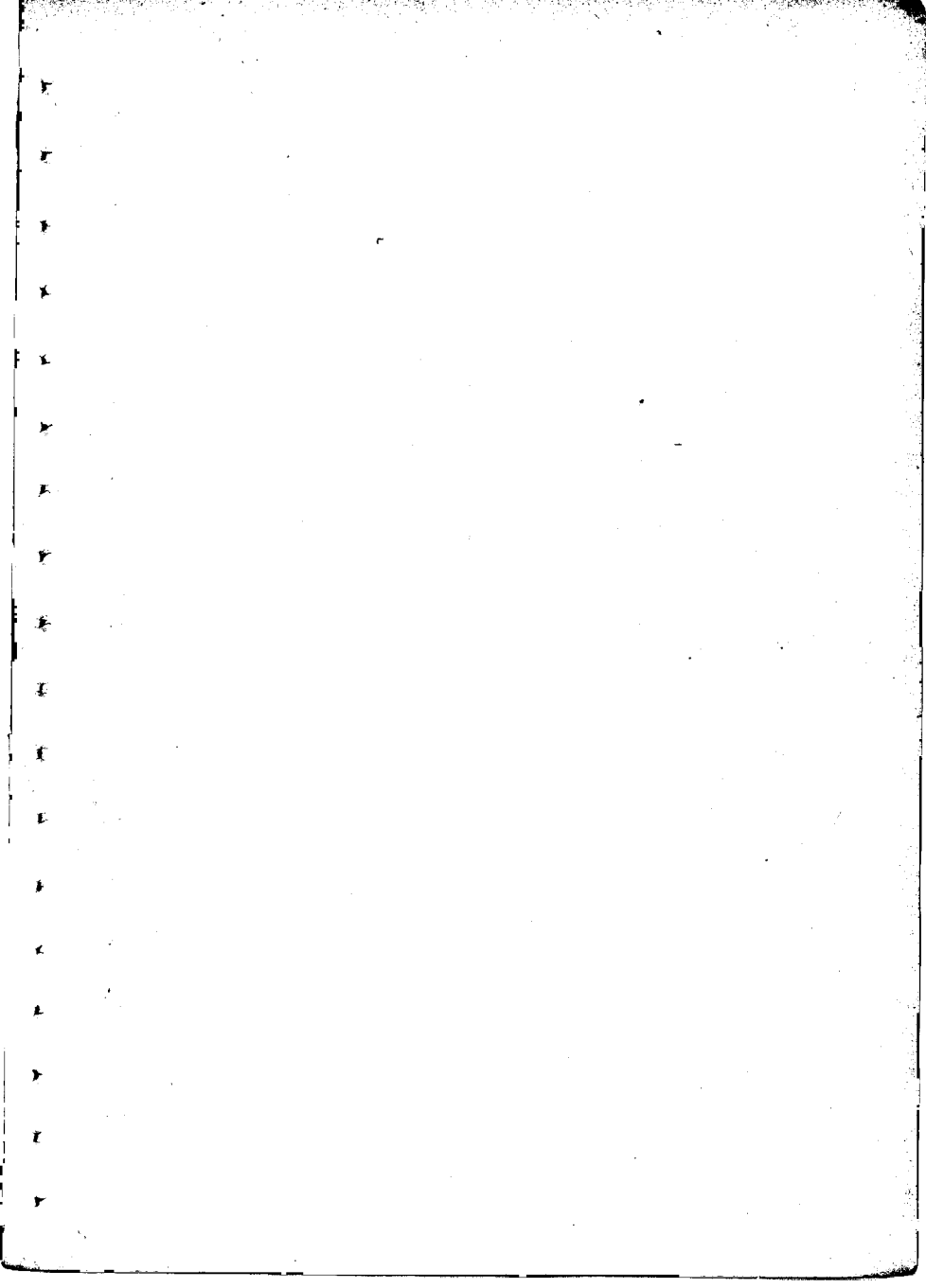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個跟班 身架龐大，強壯，粗野。

一家時衣商店的送貨員 一個面貌活潑的男子，穿着黑藍色的長上身。說起話來

堅定，滯重，清楚。

事情發生在莫斯科，日外日丁柴夫家裏。

第一幕



莫斯科一位富有人家的過廳。有四個門：正門，列奧尼德·費道茨奇書房的門，瓦西里·列奧尼狄奇的房門。樓梯通到別的房間；樓梯後面是另一個門，通到下房。

格芮高芮：（照着鏡子，整理他的頭髮，等等）我替我這撮髭難過！髭不合一個當聽差的，「她說爲什麼？可，人人一看，就看出你是一個聽差啊——其實是怕我這堂堂一表拿她寶貝兒子比了下去。他可像景兒啦！隨他去到那兒，在我近邊兒也能有髭沒髭，就沒什麼好怕的」（朝鏡子裏頭微笑）一大堆娘兒們兜着我轉悠。我可就拿她們誰也沒攔在心上，我心裏頭就是一個塔妮雅。她也就是一個丫頭啊，可不，她比

那位年輕小姐都好。(微笑)她才招人疼哪(聽)啊,她來啦。(微笑)對,是她,小後跟子噁哩拍拉的啊!

〔塔妮雅,拿着一件大衣和一雙靴子。〕

格茵高茵: 塔傑雅娜·瑪爾考夫娜,我這邊兒有禮。

塔妮雅: 你幹麼老是朝鏡子看你以爲自己真還就那麼好看?

格茵高茵: 可難道我的外表有什麼不稱心?

塔妮雅: 罷啦,罷啦;也不稱心,也不稱心,兩頭不着邊兒,當中有你的這些大衣怎麼都掛在這兒?

格茵高茵: 我還要把它們拿走,小姐(拿下一件皮大衣,把她包在裏面,擁抱她)我說,

塔妮雅,我有話對你講——

塔妮雅: 噯,走開,請你這算什麼意思(發怒,硬把自己拉開)別攪我,我告訴你!

格茵高茵: (小心翼翼四面看)那,香我一下!

塔妮雅：可，真也是的，你做什麼跟人搗亂？香你，我就這麼香你！

〔舉起手來打他。〕

瓦西里·列奧尼狄奇：（在後臺，擻鈴，然後呼喚）格芮高芮！

塔妮雅：好啦，滾！瓦西里·列奧尼狄奇在喊你。

格芮高芮：叫他等着！他也就是才拿眼睛張開！我說，你幹麼不愛我？

塔妮雅：你想的是那類愛呀？我什麼人也不愛。

格芮高芮：瞎扯！你愛西蒙！你找了一個好樣兒人愛——一個髒爪子的尋常莊稼人一

個送菜的幫手！

塔妮雅：沒關係；別瞧他那樣子，你還吃醋！

瓦西里·列奧尼狄奇：（在後臺）格芮高芮！

格芮高芮：有的是時候兒——吃醋吃什麼醋？你自己才往大裏發育，單找依靠不也得

找個牢實的你？要是愛我的話，情形不就兩樣兒了嗎？——我說，塔妮雅——

塔妮雅：（生氣，嚴厲地）我告訴你，你甯想在我身上打主意！

瓦西里·列奧尼狄奇：（在後臺）格芮高芮！！

格芮高芮：你可真叫難伺候啦，是不是？

瓦西里·列奧尼狄奇：（在後臺，堅持地，單調地，用全副氣力呼喚）格芮高芮，格芮高

芮，格芮高芮！

〔塔妮雅和格芮高芮笑了。〕

格芮高芮：你看看那些女孩子多對我上勁兒就懂嘍。

〔鈴響。〕

塔妮雅：敢情好，找她們去，別煩我！

格芮高芮：現下我一想，你還真蠢。我可不是西蒙！

塔妮雅：西蒙是成心成意要娶我，不是跟我搗亂！

〔進來送貨員，拿着一個大紙盒子。〕